



深度

评论

# 姚杨：意大利政坛再地震，是“民粹主义的失败”？

随着传统政治派系回归权力中心，人们不禁要问这个问题。

2019-08-30



意大利议会。摄：Filippo Monteforte/AFP via Getty Images

意大利所在的亚平宁半岛位于欧亚大陆板块和非洲板块交界处，板块间的运动造成了地震频发。这个国家的政治“板块”同样不稳，各派力量互相挤压，所引发的“地震”也相当频繁。

本月8日，去年大选后艰难组建的民粹及主权主义政府内部分裂，随后迅速垮台。由于事态紧急，议员们只能中断夏季休假，返回罗马开会。经过大半个月密集磋商与讨价还价，五星运动与在野的民主党达成初步组阁协议。

29日，总统马塔雷拉授权法学教授孔特组建联合政府。面对新的议会多数派，孔特从“去职看守总理”又变成“候任总理”。他表示立即着手组阁事宜：“这将是一届全新的、为民众利益而生的政府。”

随着传统政治派系回归权力中心，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否意味着“民粹主义的失败”？

## 从参议院开始，在参议院结束

8月8日，意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联盟党党首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向总理孔特（Giuseppe Conte）发难，称联合执政基础不复存在，要求尽快重新大选。孔特随后举行全国电视媒体发布会，驳斥了萨尔维尼的指责，并要求其在议会和意大利人民面前做出澄清。9日，联盟党（Lega）向参议院提交对孔特的不信任动议。由于本届政府由联盟党和五星运动（Movimento 5 Stelle）共同组建，联盟党的不信任动议，实际上标志着执政联盟的垮台。

8月20日，意大利总理孔特前往参议院，发表长达两万多字的演讲，回应政府危机。在讲话的一开始，孔特不无唏嘘：“我一直很清楚，如果政府被迫提前中止运作，我会回到这里，回到我最初获得信任票的机构。”这位人气仅次于总统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的总理历数昔日盟友——联盟党及其党魁萨尔维尼的“罪状”，猛烈抨击他“不负责任”，追求“个人和政党利益”，是机会主义者。

和14个月前一样，分别来自五星运动与联盟党的两位副总理，紧挨着他分坐两侧。不过这次，孔特没有等待表决，当晚离开参议院后就直接前往总统府递交辞呈。以退为进的孔



特，赢得意大利民众的赞誉。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孔特当天的表现优于萨尔维尼。

随后的政局，宛如时光倒流回到了去年大选后的组阁谈判期。意大利于2018年3月举行议会选举，五星运动获得约32%的选票，成为议会最大单一政党，但还需要前执政党民主党或极右翼联盟党的支持方可组阁。如今唯一不同的是，经过一年多的联合执政，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的支持率翻转，昔日的“小弟”早已不是“吴下阿蒙”。



意大利总理孔特（Giuseppe Conte）。摄：Ivan Romano / Getty Images

## 政治“豪赌”，世纪“逼宫”

这无疑是场政治“豪赌”，也许还能称得上是一次世纪“逼宫”。萨尔维尼及其领导的联盟党的目标在于尽快（最好10月）举行提前大选。但是，意大利秋季大选极为罕见，上一次还是100年前，该国第一次采用比例制投票选举，彼时还是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国王（Vittorio Emanuele III）统治时期。

萨尔维尼主导的内阁分裂被不少媒体批评为“不合时宜”，主要是因为年底准备2020年预算案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去年底提交的2019年财政预算中，意大利结构性赤字继续增加，欧盟委员会认定其违反财政紧缩政策，于11月正式拒绝，并考虑对意大利施加高额罚款。双方矛盾最终以意大利调整预算、获得欧盟认可而解决。今年6月，欧盟再度批评意大利的赤字超标，称其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所好转，准备启动惩戒程序，意方又一次被迫作出调整。意大利与欧盟的两次争端，增加了明年预算提交的复杂程度。

债务与经济增长已成为当前意大利最头疼的难题，而政治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使之陷入更大的恶性循环。意大利的债务庞大，高达GDP的132%，在欧元区仅次于希腊。此外，该国经济缺乏增长势头，从2018年第二季度的大选以来，该国仅在今年第一季度实现了0.1%的增长。

## 权宜的政治联姻龃龉升级

回顾当初，五星运动与联盟党合作并不算不愉快。去年意大利议会选举后，经历两个多月的艰难谈判，政治主张带有极右翼色彩的联盟党与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于6月组建新政府。联姻之初，双方似乎都对这个“德国式政府”抱有期待，虽时不时有解体传闻，两党的领导人总是予以否认，萨尔维尼甚至将“五年”（一届议会任期）、“十年”的“稳定政府”挂在嘴边。

2018年8月，意大利北部热那亚的莫兰迪大桥垮塌，上台仅两个多月的联合政府乘胜追击，处理迅速，且先声夺人，占领道德和舆论高地，收获成立以来的最高支持率。然而，随着政策立法开展，双方的分歧逐步加大，从单一税制改革、公民最低收入保障政策，到意北方部分大区自治，乃至民生领域，双方的态度南辕北辙，有时还公开针锋相对。

其实，两党在最初谈判组阁的过程中，签订了厚达57页的《变革政府协议》（Contract for the Government of Change）。协议规定，如在实际行动中双方出现理解和适用偏差，应以诚信原则和真诚态度尽快解决，但假如分歧继续存在，则需要召集调解委员会。然而，[意大利“政绩”网](#)指出，尽管在这届政府运作期间分歧多多，调解委员会一次也没起过作用，双方的矛盾日益显化。

“这是个一直说‘不’的政府，而我们需要一个说‘是’的高效政府，”萨尔维尼在发难后多次发表讲话，反复强调这一点。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不全然。由于民调翻转，近几个月来，五星运动方面几乎都在避免冲突。8月5日，萨尔维尼将自己力推的新版安全法案绑定内阁信任票，从而得以加速顺利通过。尽管该法案因反移民倾向、罔顾国际法而[饱受批评](#)，一些五星运动议员即便持不同意见，但为了联合政府的延续，最终也没有投下反对票。今年三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意大利，意大利总理孔特和副总理兼经济发展、劳动与社会政策部长迪马约（Luigi di Maio）积极推进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萨尔维尼则避走外地，还批评此举可能威胁国家安全，但没有强烈反对。

在欧洲层面，令萨尔维尼大为火光的是五星运动对欧盟委员会主席选举的相反立场。7月16日，德国前国防部长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以9票的微弱过半优势，当选为新一任欧委会主席。对此人选，联盟党持反对意见，并指责五星运动的赞成票是冯德莱恩闯关成功的关键。不过，事件并未升级为危机。

直接激化矛盾的，是意大利都灵至法国里昂之间的高铁项目工程。由于政府内部无法达成一致，去年该项目就被叫停。这个高铁项目直接触及到两党的核心利益：对五星运动而言，环保主义是其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之一，在支持者大量流失的背景下，五星运动在这一点上退无可退；而对于标榜重商主义、从意大利北部发迹的联盟党而言，意法高铁却势在必行。8月7日，议会审议关于高铁项目的动议案，五星运动和联盟党互投反对票，彻底摊牌。8日，萨尔维尼面见总理孔特，称不能接受内部争论不休的政府，要求尽早大选，“交由意大利人民决定”。



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联盟党党首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摄：Alberto Pizzoli/AFP via Getty Images



## 萨尔维尼的“闪电战”策略

由咨询调查公司Winpoll和《24小时太阳报》（Il Sole 24 Ore）共同发起的最新民调显示，此番“逼宫”过后，联盟党的支持率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58%的人对萨尔维尼个人的信任度下降。不过，无论在公在私，萨尔维尼似乎都做了当下的“最佳选择”——速战速决。

首先，民意不等人。八月的民调显示，萨尔维尼领导的联盟党是当前意大利最受欢迎的党派，支持率最高位达到38.9%。该国现行的选举法规定，大选得票率超过40%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可获得议席多数奖励。乘着这股劲风，联盟党有望单独组阁。抑或即便没这么如意，联合其他右翼党派，也能获得组阁权，萨尔维尼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其中的主宰。考虑到意大利民众的摇摆性和未来的不确定因素，越早行动成功率越高——“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

其次，萨尔维尼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中左翼杂志《意式咖啡》（L'Espresso）曾嘲讽联盟党从结盟那天起就想着夺权，这一点是否为真人们无从知晓，但他分离心的显现并非一朝一夕。去年上台参与执政以来，除了日常公务和接受采访，萨尔维尼每月都有助选或集会活动，竞选状态几乎“从未下线”。从去年开始，陆陆续续的地方选举中，联盟党主导的中右翼攻城掠地，赢下包括原本属于五星运动和民主党“铁盘”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今年五月，联盟党更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获得意大利34%的选票，风头一时无两。

除了民调支持外，对萨尔维尼个人而言，这场逼宫还有不少好处。“他担心一系列事情，”路易斯大学研究员阿马蒂奥·维切里（Maria Giulia Amadio Viceré）表示，“其中一项是12月面临的联盟党是否接受俄罗斯政治献金的调查与质询。”除此之外，近期萨尔维尼被指公器私用，让其16岁的儿子穿上急救衣和一名警察坐上专用水上摩托兜风，同样被反对党咬得很紧。

## 成也“马泰奥”，败也“马泰奥”

可是，萨尔维尼还是过于乐观，低估了五星运动和民主党的合作意愿。

“他（萨尔维尼）什么也决定不了。”包括总理孔特在内的多名高官从此次危机一开始就无情地指出这一点。的确，虽然坐拥最高支持率，但目前的议会版图并非联盟党甚或他所能联合的右翼党团说了算。其次，内阁的改组和请辞在于总理，解散议会的权力属于总统，作为副总理和内政部长，除了叫嚷“把权力回归人民”、要挟上街游行以外，在体制框架内可做的实在有限。

“本来就对制度无感，如今更是失了分寸，”前总理、在野民主党的重要人物伦齐（Matteo Renzi）在接受《晚邮报》采访时如此评价萨尔维尼。伦齐和萨尔维尼的名字都是“马泰奥”（Matteo），由于从政经历相似，意大利媒体乐于将两人并列比较，但两人在政坛上水火不容是出了名的。

低调多时的左派“马泰奥”在采访中给了极右翼“马泰奥”一个“回马枪”：伦齐正式提出倡议，要在联合政府难以为继的关头组建“制度型内阁”，也就是有意填补联盟党退出留下的真空。鉴于伦齐在民主党的强大影响力，这一言论，无异于向“千年政敌”五星运动伸出橄榄枝。

当然，民主党和五星运动都有自身的考量。面对目前24%左右的支持率，中左翼的领头羊民主党虽可能比去年情况好些，但基本没有胜算；支持率大幅下滑至16.6%的五星运动面对大选更是毫无招架之力。另外，就选民基础而言，五星运动与民主党在税收、劳动雇佣、欧盟、欧元等多个议题立场较为接近。可以说，双方具备一定的合作基础。

五星运动的前经济顾问、意大利比萨圣安娜大学经济学教授乔万尼·多希（Giovanni Dosi）在接受杂志《意式咖啡》采访时提出，五星运动和民主党联手的目的之一是防范和应对萨尔维尼及联盟党。他们的紧急要务有两个：“第一个关乎政治特性，因为萨尔维尼的专制主义和仇外心理正是新法西斯主义的具体表现；另一个是经济方面的——联盟党煽动起穷人的社会不满情绪，却最终补贴富人。”





2019年8月20日，意大利总理孔特在意大利罗马的参议院，旁边是萨尔维尼。摄：Alessandra Benedetti/Corbis via Getty Images

## 民粹主义的“失败”？

前总理伦齐在20日的议会辩论中高呼，这是“民粹主义实践的失败”，“竞选时表现突出，但实际操作不尽人意。”

是否“失败”不好说，但在意大利，确可视作一次民粹主义的“退潮”。“五星运动未能适应管理角色，”卡塔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萨拉·真蒂勒（Sara Gentile）长期观察和研究民粹运动，她评论说：“原本比较弱小的盟友（联盟党）一旦入阁，就占据优势，击垮五星运动。”真蒂勒认为，民粹主义的五星运动具有局限性，一直以来未能通过制度化发展壮大。

另一方面，“逼宫”失败的萨尔维尼下野，也可能意味着夹带主权主义的民粹力量正涌向另一个“高潮”。“制造政府危机”的“罪名”在短期内对联盟党会有负面影响，但其进入反对党“舒适区”，依然可以继续借助宣传造势，迎合普通民众诉求，进一步打造“重商”、“亲民”、“意大利优先”的形象，伺机东山再起。“我可以向意大利人民保证，无论以何种角色，是否在部长的位置上，我们联盟党将继续战斗”，萨尔维尼在接受“今夜意大利”（Stasera Italia）栏目采访时强硬表态。更令人担心的是，右翼民粹主义与有新法西斯主义渊源的意大利兄弟党（Fratelli d'Italia）关系密切，后者同样擅长以“人民”的名义推销“本土主义”，收获越来越多的支持者。面对质疑，萨尔维尼没有直接回应：“我们大概是绝无仅有的、渴望选举的潜在法西斯主义者吧？”然而，回顾历史，谁又敢说，独裁者不是通过民主方式获取权力的呢？

真蒂勒教授分析说，民粹主义仍在成长，即便在荷兰、奥地利和北欧国家都没能幸免，未来它们将通过调整策略和盟友取得突破，“因此，我们需要在各个国家乃至在欧盟层面有意识地筑起坚强的‘防波堤’。”

## 五星运动-民主党联盟：未来面临更大考验

意大利议会新的多数派产生，并不意味着五星运动与较温和的民主党能更加“顺风顺水”。

首先，他们面临的是民主代表性的质疑。“这是对意大利人民的蔑视，大家很快就会问为什么不直接提前大选。”萨尔维尼在总统再度授权孔特组建五星运动-民主党联合政府后猛烈发

出抨击。这是气话，却也有一定道理：依托去年大选获得的议席数目与当前的民意有了相当的差距。再往深一层想，联盟党之所以能从一个支持率仅为4%的小党壮大至今，主打的旗号正是反移民、降税收。虽然不免民族主义，但至少反映了意大利人在相关议题上的关注与忧虑。新内阁能否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回应国内外诉求，进而使民众重拾信心，任重而道远。

其二，无论是五星运动还是民主党，由于长期对抗，彼此敌意难消，各自内部对联合组阁存有疑虑，将来的共事也困难重重。28日，民主党重要人物之一、前经济发展部部长卡伦达（Carlo Calenda）在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后宣布退党，原因是两党“价值观全然不同”。另外，即便最后确定合作，五星运动方面也需要说服其成员，并通过网络平台投票，才能正式施行。由于两党的差异性，预计在此后的施政中，双方分歧的弥合极为困难。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意大利人并不看好两党合作，认为联盟仅可能持续数月。

此外，虽然各党派都有其说辞，但这次联姻多少有些阻击更受欢迎的右翼接近最高权力的意味。为消除这种不良的印象，新政府必须凭实力说话。就目前而言，除了政治纲领和主张的分歧外，还存在政府过渡、清理旧账的问题。“新的合作或将开启意大利政治的新阶段，影响甚至能到达地方层面。如果合作扎实稳健，得到民众爱戴，未来回归‘左右’政治也并非不可能，”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评论道，“选民是善变的。”

（姚杨，旅意媒体人）

评论

意大利

姚杨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

## 热门头条

---

1. 独家专访：那位下跪挡在警察枪口前的传道人
2. 818集会：民阵称逾170万人参与，警方数字为12万8千人，示威者最后和平散去
3. 早报：Twitter、Facebook 关停大量来自中国政府、诋毁香港运动的水军帐号
4. 在加拿大开跑车“炸街”的大陆留学生，为什么反对撑港游行？
5. “香港之路”：港铁三线市民手拉手成人链 黑夜中照亮狮子山
6. 专访朱凯迪：利用黑社会成为镇压机器会成为香港常态吗？
7. 专访新民党前政策总裁袁弥昌：建制派将面对“毁灭式打击”
8. 揽炒、新冷战与颜色革命：历史十字路口的香港与北京
9. 梁文道：狼来了——外国势力真的来了
10. 一个勇武年轻人的自白：你解决了问题，这帮人就不会出现

---

## 编辑推荐

---

1. 专访曾钰成：我希望各方面能迷途知返，或是物极必反
2. 暂停议会后的脱欧赌局：鲍里斯·约翰逊们的美丽新世界
3. 教育新南向，为什么两年就忙著收拾残局？(下)
4. 姚杨：意大利政坛再地震，是“民粹主义的失败”？
5. 教育新南向，为什么两年就忙著收拾残局？(上)
6. 专访新民党前政策总裁袁弥昌：建制派将面对“毁灭式打击”
7. 陈纯：举报、粉红狂潮，与体制外的极权主义
8. 在加拿大开跑车“炸街”的大陆留学生，为什么反对撑港游行？

9. 一个勇武年轻人的自白：你解决了问题，这帮人就不会出现

10. 帝国容不下温和派？百年前的爱尔兰自治运动如何走向激进

---

## 延伸阅读

---

### 马华灵：何谓“民粹主义”？一个最低限度的定义

民粹主义可以分为“薄民粹主义”和“厚民粹主义”。前者是所有民粹主义都共享的内核，通常会跟其他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结合，从而形成各种厚民粹主义。

### 方可成：共产主义历史如何促进中欧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

要理解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现状，就必须回到共产主义的那段历史当中去。而昔日的共产主义和今日的右翼民粹主义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吊诡的联系。

### 七个问题、五张图，读懂2019欧洲议会选举

欧洲政治“风向标”正在转动。

### 法意外交风波：欧洲生病了，民粹主义有药吗？

这场风波与即将于五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密切相关。意大利反建制政党既迫切需要在选前的关键时刻提升支持率，又希望建立新的政治同盟，以积蓄改变欧洲前进方向的力量。

### 德英意匈：欧洲议会选举之际，四国本地记者眼中的欧盟政治

从英吉利海峡到地中海，从嬉皮的柏林到古老的布达佩斯，人们对夏天的到来充满热情，却似乎都不太关心欧盟的未来。

### 垃圾围城的罗马：当反建制的承诺无法兑现

在一个以“反对”而非“解决”为关键词的时代，也许是否实现承诺并不重要。两年前迎来第一位女市长的罗马，似乎并不在意当初解决垃圾危机的承诺仍只是承诺。市长效力的反建制政党五星运动却深谙反对的魅力、承诺的秘诀，看来，罗马人还得和垃圾共处几年。